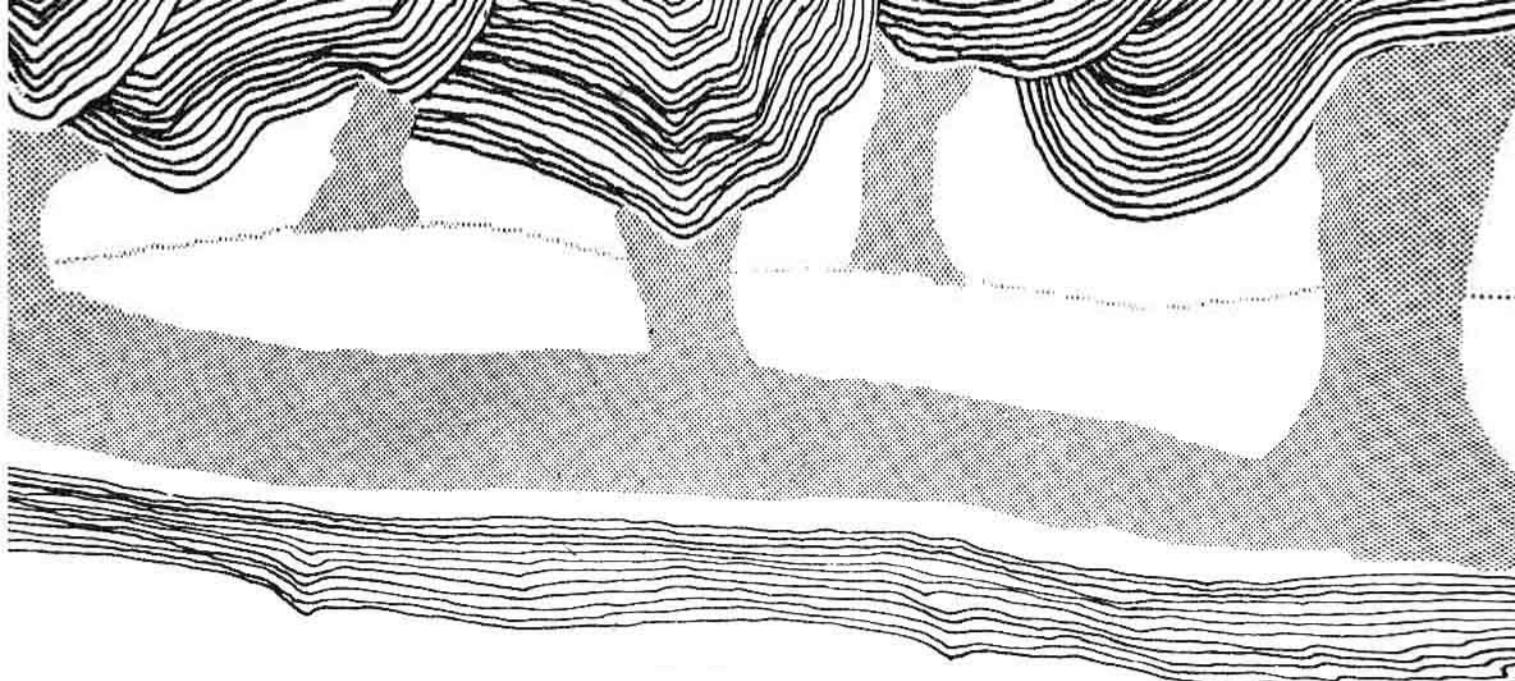




海洋文藝叢書

花葉絮語

一 葉著・海洋文藝社出版



花葉絮語

一 葉 著

花葉絮語

一 葉 著

出 版：海 洋 文 藝 社
香港九龍砵蘭街十八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印 刷：大 新 印 刷 公 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1978年3月初版

目 錄

夏日馳想.....	1
三角花園.....	9
泳場嵌在畫卷中.....	14
秋日海灣.....	17
山徑觀燈.....	20
重九漫筆.....	23
在這個夜晚.....	26
早來的耶誕節.....	29
外國回來的女孩.....	32
袋裏乾坤.....	35
香港與書.....	41
日曆.....	44
人間孤島.....	48
離島山鄉.....	53
新界五月花.....	58
植物公園看花來.....	63

空中花園	67
花市小記	71
蘭花	74
蓮花	78
看櫻花	82
秋色秋光	85
秋山紅柿	90
天下菊花香	93
長春樹	99
翠竹	103
簾	107
蓆	111
石榴	116
南瓜	123
珠串	128
八角之鄉	131
雪裏紅・春不老	134
春節糕餌	137
一撮鹽	141
囊蟹	144
牛	147
玩具	151
雨點羊及其他	154
黝黑的雕像	157

美	160
家鄉的綠海	164
山鄉火車站	169
夜火	172
煨芋	176
沙街	178
天台	190
“死”	203
第一次渡長江	207
到會城之路	214
小芽兒	218
香噴噴的山樹	222
新會雜記	225
花縣芙蓉嶂	232
後記	239

夏日馳想

真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愛說“春花秋月”，難道只有春天的花才足稱道，秋天的月最可愛麼？

在古今詩人的篇章裏，我們可以找出幾十打或更多的歌頌春和秋的詩句，對比之下，夏天常常是被忽略或冷落了的，這未免有點不大公允呵！

其實，夏天何嘗不是花季，尤其在這南國的海島，冗長的夏季裏，花卉品種之多，色彩風姿之美，絕不輸於春天。我並非植物學家，可隨便就能數出一大串夏季開放的花名：茉莉、白蘭、晚香玉；含笑、素馨、梔子花；火紅的安石榴、純白淺紫的綉球花；木槿、檉柳、六月雪；夾竹桃、各色丁香、金錢花；紫薇、絲蘭、千日紅；鐵線蓮、西番蓮、金絲桃、八仙花；薔薇、芍藥、金銀花；三色堇、矢車草、紫羅蘭、鬱金香；弗梨葭、虞美人、金盞花；錦葵、蜀葵、玉蟬花；金蓮、溪蓀、日日草；翠菊、夏菊、燕子花；百合、美人蕉、天人菊、飛燕草；剪夏羅、

鳳仙花；玫瑰、凌霄、燈籠花；向日葵、唐菖蒲、香石竹、玉蘭、黃蟬、長春花……

好了，已經數不勝數，這些花兒，夏天來時，它們便含苞待放，或繽紛在花圃、公園、騎樓、花架上，甚至一些被禁錮在高牆、深院中的花兒，不少也耐不住寂寞，把頭伸得高高，俏臉露在牆頭上，熱切地探望外間的世界。當他們向你招手微笑，你能不駐足停留麼？

別以爲春天是無處不在、無處沒花，高山上就沒有春天和秋天。除了漫長的隆冬，便是短暫的夏天，因此在那兒，所有的花都在夏天開放。你聽說過天山上，長在高處石縫和溪邊的雪蓮麼？這種馨香冷艷的山花，據說就是在夏天盛開的！四川、青海的高山上，也有雪蓮花，它們也都在夏天盛放：隨着冰雪的解凍，隱藏在層層苞片中的花頭，綻開淡黃色的花冠，宛如冰盤中的黃玉熠熠生輝！

夏季裏，中國西北地區的祁連山、天山、崑崙山脚下，一般海拔三、四千米左右，冰川雪海大量融化，草原上漫山遍野到處都是花，變成了彩色的花海。無論是植物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都很難說清楚這高寒草原上究竟有多少種奇花異草。凡是別處有的“家花”，在這兒都能找到。只不過在它們的名兒上加一個“野”字就行

了。例如野牡丹、野玫瑰、野百合、野菊花、野玉蘭……所有這些花，都小巧玲瓏、能耐風寒。尤其是一種叫磯松的紫色小花，色彩是那麼絢爛，滿天星似的閃爍在茫茫的草原上，隱隱地散佈着草葉的幽香。這是一種永不凋敗的花朵，即使乾了之後，仍然永遠保持鮮艷的姿容。這些花呵，一串串，一簇簇，在微風中歡欣舞蹈，雖然它們身邊找不到伴舞的蝴蝶和蜜蜂，但萬紫千紅，不亞於春天花園的熱鬧！

極帶和其他高寒地區上的許多紅的、藍的、黃色的鮮花，也都是夏日帶來了薰風，摩挲着花的顏面，才把它們催醒的。

甚至在戈壁荒原，夏天生機勃發，鹽漬化的貧瘠土地上，同樣百花競放。紅柳從四月起就開始把它的細小的、粉紅的花朵開放出來，一直連着開放整整一個夏季；有一種松針一樣的碱草，在仲夏裏也放出金黃色的花朵；一種酷似玉蘭的小白花，掛在駱駝刺上的小紅花，一枝枝玉米棒似的黃燦燦的苦豆花也都在夏天份外活躍。你我在海外能吃上哈蜜瓜，苦豆也有着一份功勞哩，原來用它作肥料，哈蜜瓜就特別清甜，特別茁壯。

塔里木的沙棗花，是戈壁最多最逗人喜愛的寵兒了，五月間沙棗花串串成堆的掛滿枝頭，河谷兩岸，濃密的沙棗防護林，是一幅一幅掛在天

幕下的斑駁金黃的油畫，無論走到哪兒，都聞到陣陣醉人的花香。新疆民歌裏歌頌沙棗花的，就像西歐人歌頌玫瑰一般。

現在夏日的戈壁灘，野花之外，花果園和人家的庭院中，到處還飄溢着全國各地名花名樹的香氣。夏季裏戈壁上不但鮮花不斷，更是收穫子實的季節，它比春季更歡，更帥！

最難忘高原花城昆明的夏季。日午穿過翠湖，亮藍的天空高高的籠罩在人們的頭上，潔淨得沒有一絲半縷的翳雲。太陽射着火燄般的光芒，可全給叢密的綠樹遮隔了；醉人的南風，一陣陣的吹來，湖裏粗大的荷葉，像千萬把碧綠的扇子，搖過來荷花的清香。遇上不趕時候，在堤邊的柳陰下小坐，樹顛臨風搖曳的枝頭，獨唱家的蟬兒，不斷地表演歌喉，歌聲平平，那歌唱自然的熱情則着實令人感動，它使人覺得身旁的氣氛是多麼舒爽而且養心怡神呵！

昆明夏日的氣候也真特別，即使在盛夏時節，別處熱得像蒸籠，它早晚却涼絲絲的，彷彿有一具天然溫度調節器。要是你準備出門一整天而不帶備一件毛衫，那是失策的。那兒整個夏天，沒有春天的膩人，也不像秋天的肅殺，更沒有冬天的淒冷，它是如此的宜人！難怪特別有利於萬物的生長了。翠湖邊，滇池畔，田頭和山

間，以及家家戶戶的院落裏，常見大片大片的花叢，滇池水灣近華浦的大觀樓，更是名副其實的大花園。在烟波浩渺的湖上，楊柳環繞的堤岸，草叢中一種夏花最是觸目：鵝黃色和橙紅色形態酷似薑花，開起來比牡丹花還大朵還艷麗，花瓣上撒滿白色的點點星星，風吹草動，它活像一羣羣大型彩蝶振翅翱翔，花的美姿投射在水間的倒影也剔透如生。

假日，我常常專爲看花到滇池去，傍着清流，遠望湖中的小島花堤，水平如鏡時，堤下的另一方竟也出現清晰如真的花堤；岸上花和水中花之間，水面竟疏疏落落地又飄浮着一種雪白的小花——好像名字叫作海菜花，像睡蓮，却纖巧得多。濃濃淡淡的花影在澄輝中交織錯疊，隱隱約約，若幻若真。只當微微的雨絲，在水面叮冬起無數個小圓圈，分碎了花影的平靜，我這才驀然想起，快別錯過了最後回城的馬車。

我告別高原花城已有不少時日，可是，那兒的夏日花季，仍時常進入我的夢中。

南國的花城廣州，花季更不局限於春天了！它有着這個海島夏天所有的花草，也擁有許多此地所沒有的奇花異卉。

廣州人一向愛花，二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雖然起了巨大的變化，然而許多人喜歡用花朵點染

自己生活的習性却有增無減。人們在道旁，在小騎樓、天台或廊簷下，在辦公室外，在宿舍，在食堂，水上人家在翹起的船尾和船篷上，都栽種各種各樣的花草。

廣州的夏花，最受歡迎的會是茉莉和晚香玉了，白蘭、梔子和含笑也得人好感。家住廣州時，白天火傘高張，熱得人汗流浹背，那怕身邊花團簇錦，我也無心瀏覽，每當太陽退去，結束了一天的作業，晚飯後洗完澡，坐在天台或門口，茉莉和晚香玉的幽香，常乘着涼快的夜風，飄滿了空中，陣陣的芬芳，增添無限涼意。使你感到這季節可愛的情味；大抵人們特別喜愛這兩種花，也正由於這個原因吧？

記得有個時候住在紅蓮塘巷，那兒沒有紅蓮，却每家都栽上晚香玉。這花又名月下香，好撩人的名字！花是白色或黃色的漏斗狀花，兩朵並連，每到月上柳梢，它就開始散放香味，愈晚香味愈馥郁。摘一束晚香玉用作案頭清供，室內的空氣馬上就好像清芬起來了！

至今，廣州的主婦們天天上街買菜時，也習慣在菜市門外的花檔上買束茉莉花、幾枝薑花。家裏桌上放個小豉油碟，盛點水，然後把珠子般潔白的茉莉花繞碟成環，中間綴以兩朵紅花。這是典型的廣州“碟花”。

廣州多公園，夏夜裏踏着溶溶的月色，幾個同伴散步在白秀湖、越秀山、東湖、荔灣或沙面的園林花圃中，看螢火蟲打燈籠，聽夜鳥嚶啾、風兒呢喃，嗅着沁人的花香，涼透了，抖去一身疲勞，精力又重新振發。

這樣的月夜，這樣的花季，令我打破了只是“春秋多佳日”的迷信。

這些年來，東西南北各地的花季都在展延。由春至夏，由夏至初秋。更令人欣喜的，本國過去許多湮沒未受人注意的花卉品種不斷發掘和推廣；許多外國花卉移植的又接踵而來，花季的內容比前更多姿多采啦！

有機會去北京植物園的話，你將看到那兒僅僅熱帶、亞熱帶的花就有幾千種！現在不必到巴西亞馬遜河流域，在中國的首都，也能見到世界最大葉子的王蓮；在中國廣大地區的土地上，也能見到來自亞洲熱帶地方的會吃蟲的豬籠草；在中國，可看到來自南非好望角的鶴望蘭，可看到東德的重瓣四季海棠和保加利亞的香水玫瑰，可看到非洲的野薔薇和花穗長達一尺的醉魚草；可看到花之國斯里蘭卡熱情燃熾的“火燄花”以及像琥珀、像瑪瑙、像紅、藍寶石般的大小花種……。

中國的花，如梅、菊、蘭花等等，在不同的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受到親愛的照拂。花

的交流，意味着友誼的交流。這是喜上加喜！

誰說夏天不是花季？

在這熱烈的季節，萬物繁衍，意態飛升，“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不僅是花，一切植物都欣欣向榮，葉茂枝繁，處處盎然生趣！

感謝大自然的厚賜，感謝花農們的辛勤勞動，也感謝花兒堅強勇敢的性格，它們常常經受嚴格的鍛煉，突破重重困難，才能將美麗和芬芳輸送到人間，激起美念，安慰人們的休憩。

夏日的清風呵，請捎去我滿心的謝意！

三角花園

夜裏，從寫字樓出來，如果時候還早，我總愛到附近逛逛，好舒展一下筋骨，和吸一口新鮮空氣。

前幾晚，發現距離住處不太遠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三角花園”。在這缺少樹木的城裏，它獨據一角，綠樹成蔭，宛如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其實，那兒的樹也並不太多，我數過，僅僅保留着三棵幾層樓高、兩人合抱的大樹而已。大概是榕樹吧？夜晚看不真切。當月影透過樹梢，撒下一把白銀，我閒適地坐在一棵大樹底下，抬頭端詳，樹枝間垂下絲絲條條的長藤，活像頭戴花冠的女孩子披散了長髮或飄帶。

風來，有着輕輕的水涼；樹枝浮漾在空氣的清流中搖來曳去，抖落無數淡淡的清寒的月光，發出簌簌的聲響。

穿過樹梢的空隙，我瞧見閃着星星的天幕澄藍得好比一張新展開來的複寫紙。只可惜，好好一大塊天，竟被周圍伸長腰肢的摩天樓切成了方不方、長不長的一塊塊。使你看不到寬大天幕上

更多的亮晶晶的星兒。幸好水一般的清涼，使人像乘坐舢舨，飄游在萬籟沉寂的河面上，而周圍座座樓房的窗口閃着燈光，一排排，一行行，閃亮黃光的、白光的窗，可以把它看作豎起的、星子羅列的棋盤！又像迫人而來的河岸上綴滿珠子的峯巒。

水的感觸，山的設想，我心中止不住浮動，思緒如出閘奔馬，忽地飛躍了起來，去追尋記憶裏有山，有水，月耀星爍的夜晚。……

眼前出現了故鄉的長河，也是這般炎熱的夏天，有一次入夜以後，我和幾個不大不小的同伴，從對河的山村探訪一個生病的同學轉來。病人是平時跟我們玩在一起的小秋秋。自從她爸爸在一次拉壯丁的混亂中失了蹤，以後就再沒消息。迷信的老奶奶認為是媳婦八字糟，給兒子帶來霉氣，對她一直嘮叨。孫女兒却是寶貝心肝，但奶奶窮，秋媽在城裏一個有錢人家當長工。平時秋秋就跟媽媽住在東家全先生家的下房裏，早晚打側門進出。

秋秋在那裏也不是白吃白住，伙食雖然多是殘羹剩菜，但每月米飯是要在秋媽工錢中扣除的。住呢？全太太說：“小孩子和媽媽睡一張床，不佔地方，就叫她幫手幹些零活抵消算了。”有了這一條，小秋秋幹活比玩的時候還多。

秋秋讀了四年書，上了高小，功課算不錯，人長的清秀精靈，脾氣隨和，衣着不好但乾淨利落，很討人喜歡。

我們幾個常常在一起的小夥伴，有什麼好吃的都忘不了秋秋一份，但秋媽管得嚴，不許她隨便佔人家的好處，因為沒有得還，寧願節制自己。

這天不知道為什麼，全先生從街上帶回一盅涼粉，自家赴宴去了，便賞給秋媽母女。秋媽心疼孩子平時沒機會吃什麼零嘴，便把涼粉全讓秋秋吃掉。不料涼粉不潔淨，秋秋半夜裏疴吐不止，還發高燒。東家太太不許外人在她家裏生病，一定要秋媽把秋秋送回她奶奶家。

秋媽檢了幾味藥，請一位男工友幫忙，把秋秋抬回山村。我們知道了便湊了錢買了一包葡萄乾帶去探望秋秋。

“我要死了！不能再見太陽啦……”她眼淚汪汪地望着我們。游絲般的聲音斷斷續續。一夜之間，臉瘦得像消水的苦瓜乾。

我們希望她的病會好，在那兒陪了她半天，看看天快黑了，才向她告別，踏上歸程。

來到河邊，叫一隻無篷的小渡船過河，小船緩緩地滑行，岸上燈光，水上星光，無聲地遙遙相照。我們平時打打鬧鬧，現在大家憂心秋秋的病，都不願說話，默默地倚着船邊，不時只聽見